

误会(泳池旁边)

亲爱的宝宝:

因为你的关系,我重想了一遍我们到这个世界来的过程,我发现:没有任何线索,足以显示人生可以是快乐的。

你将以哭声通知大家你的出生。你将以哭声通知大家你饿了,有任何危害到你存在的迹象出现,比方说,蚊子叮、火烫到、大狗对你凶,你都会用哭来提醒别人帮你解除危险。

笑是派不上用场的。这样的“警报装置”会一直设定到我们死,所以我们很容易烦心、忧愁。一整天十件顺心的事,都■不过睡前收到一个小小的坏消息。我们的快乐不持久、不坚固,相反的,我们的不快乐才有助于我们在险恶中生存。

住在山洞的穴居人,如果笑嘻嘻地陶醉在鸟语花香中,而不理未熄灭的灰烬冒出的黑烟,或者不理埋伏在洞口的毒蛇,那她和她的婴儿真的不容易活很久吧。

忧愁,是我们的防御开关。而快乐呢,什么也不是。

原来,快乐是一场误会啊,是我们自己变出来的把戏啊。我们被设定是要烦心忧愁,而不是感觉快乐的喔?

宝宝,我们完全可以不信邪,你出生的时候,就大笑三声来破解一下吧。

铁血恋爱(饭店房间)

亲爱的宝宝:

我小时候被很多残酷又迷人的爱情故事暗暗地吓过好几次,虽然那时还没恋爱,但已经觉得这玩意似乎是未来人生的重要戏码,来势汹汹,才会到处埋伏下这么多



名人力作

蔡康永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,《宝贝日记》完整版,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,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。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“康熙来了”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,它们是有意义的,同时也是安静的。写的是宝宝,大人们不妨看一看,很有意思的。

郑重宣告“即将上映、不容错过”的预告片。

这些爱情故事里,有一个古代的,非常冷酷。故事是说一个君王,带着军队,出发去打仗,沿路停走走,直到一处水边扎营时,君王和长驻水边的女神恋爱了。

他们缠绵了一段时间,直到君王发觉他再不离开,继续踏上征途的话,他的军队将要瓦解,他该打的那场仗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,片

面宣布他可笑的缺席,和他缺席必然带来的,他的战败。

君王坚持向女神道别,女神挽留他,怎么留也留不住。女神只好答应放他走。

第二天早上,君王整顿好军队,准备要出发,走出居住的洞口一看,天却是黑的,原来满天飞舞着飞虫,密密麻麻,完全遮蔽了天空。要上路的君王,不要说是前进,连辨认阳光的方向都不能。

君王无奈地退回洞里,女神又出现,安慰他,叫他耐心多呆一天,和他缠绵。

又过了一天,君王走出洞外,又是满天飞虫,遮蔽天空和道路。君王只好再退回洞里。

这样过了三天,君王在第三天的夜晚告诉女神,说他出征后,将会再回到这水边来找他相聚。君王郑重地为女神围上一条珍贵的绿色腰带,说这腰带就是两人爱情的证物,要她好好珍藏。

女神围上腰带,虽然感动,但也知道君王心意已决,下次日出时他一定会全力突破困难离去。

次日一早,果然君王早已披挂好武器,准备无论如何要走了。没想到飞虫竟然变成了两三倍之多,简直把白天变成了黑夜。

君王眯起眼睛,搜寻着飞虫,终于发现最上空有一只飞虫,腰上有一道鲜明的绿色,君王拉开弓箭,“嗖”的一箭,射穿了那只绿腰的飞虫,绿腰飞虫坠落,在半空就已还原成了绑着绿腰带的女神,轻轻掉落在水里,死了。

女神一死,满天她幻化出来的飞虫瞬间消失不见,晴空万里,君王带队离去。

宝宝啊,故事讲完了。如何?

追悼会

蒙娜丽莎西餐厅。我给女友点了个辣仔鸡煲仔饭,自己点了个肥肠煲仔饭,还叫了一个水果沙拉。我看见报社年轻的男女记者经常来这里吃饭。我很高兴自己也能在这里请女友吃饭。

可女友太扫兴了,一直问我哪来的钱,好像怕我吃饭不付钱似的。我只好告诉她,这两个月,我赚了一点钱。可女友又说,赚了一点钱都不知这样大手大脚,也不想自己是什么家庭。我突然感到非常难受,一点吃饭的兴致都没有了。

正好这时,我买回还不到十天的二手手机响了,我打开手机,是石主任的。石主任说,今天是夏卫华师长的追悼会,要我跟他马上去一趟葫芦山殡仪馆,争取写篇稿子回来。

我大惊失色,夏师长死了?!才几天啊,怎么就死了,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?我说:“我五分钟就到。”

关了手机,我对女友说:“对不起,我要去采访。你一个人吃,吃饱了自己回学校,好吗?反正过几天我实习就结束了。”然后飞奔回报社。

石主任驾车风驰电掣。当我们赶到葫芦山殡仪馆时,追悼会已经开始了。来给夏师长送葬的人黑压压的一片,多得难以计数。石主任带着我,杀开一条路,直往殡仪馆的大厅里挤。

好不容易挤进大厅,我发现夏师长真的慈眉善目地躺在花的海洋中。他的确死了。市委副书记在致悼词,追述着他一辈子的丰功伟绩。这些丰功伟绩我都耳熟能详了,所以听起来没精打采。我扭过头,去看各种挽联和花圈,发现市委市政府及多种社会团



都市小说

谢宗玉 著

收获杂志社友情提供

小胡到莲洲晚报专刊部实习,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专题报道中,他在专刊部石主任的安排下采访了抗日英雄夏师长。一次偶然的机

会,小胡在夏师长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秘密,那是一份离婚申请报告……

体组织都送了花圈或挽联。

我一副一副地读着,突然发现有一副挽联居然是用日本字写的。我马上想到了山本纯田,就四处搜索他的身影。

他真的来了,就站在市领导一级的干部中。与市领导不同的是,他身边还有一位打扮得非常得体的小姐,长得既漂亮又苗条。我看她的时候,她正与山本纯田窃窃私语,我估计是山本纯田的私人秘书,正在给山本纯田翻译市委副书记的悼词。我的目光自粘上她

体组织都送了花圈或挽联。



明星幕后

刘孜 著
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此书是刘孜花费了半年时间完成的。里面谈到很多像怎样逛街省钱,怎样花小钱买大牌,租房子遇到的种种问题,怎样设计装修新房等很实用的东西,还有很多和丈夫在国外度蜜月时的见闻。相信这些文字会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刘孜。

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中,猜想房东会不会过来,精神紧张。我开始不想回家,这个房子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可是,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谈何容易,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

我有一个女友叫小爽,比我大几岁。她总像大姐一样地照顾我,对我特别好。房东的事情让我烦恼了好长时间,无奈之下我找到她,把这事给她讲了。我告诉她我现在都不敢回家了,心里很害怕。她听后,冷静地说:“我们得跟他

骷髅显形

常标送走了惠姣,一直沉默不语。杜立也感到有些沉闷,静静地去打开窗户。唯一让常标猜透的应该是那个为了洗清自己,隐藏证据,做伪证而又露出马脚的戴枫,起先主动坦白的真正目的,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。

戴枫的确是个危险人物,他为了得到梦玉,竟然威逼惠姣去下迷幻药。那么汤凤的迷幻药又是谁下的呢?可能性最大的是戴枫,为了分散视线,打乱线索,制造麻烦,他策划了“汤凤自杀”的戏,之后,又制造了打针的假象,把汤凤的自杀与被杀,变成了一锅混水,以混淆梦玉被杀的真相浮出水面。案情又陷入了迷雾之中……

杜立推开门,打破了常标的沉思。她拿来了一张画像,报告常标:“这是经过技术处理后,那灰楼秘道中的骷髅的面部画像,聘请了公安大学的著名教授做的再现图片。”

常标端详着这个年轻人的面孔,消瘦而清秀,那眼睛仿佛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?他思忖着,在头脑中反复影印着,叠放着相同一致的面孔。

“还有进一步的考证吗?”

“这人死于六十年代,身上的筋骨及脚部有伤。是被击打致伤,骨外伤疤也很明显。”常标忽然灵机一动:“这会不会是梦玉的父亲?”

杜立机警地辨认:“对!你看他很清透;年代伤痕都差不多!”

“尽快去找梦玉的养母,把梦玉父亲的照片与这个图片比较,让技术部门验证,应该会得出结论。”

杜立迅速地出去了。常



悬疑小说

张宝瑞 刘东昌 著

台海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临海医院风姿绰约的护士梦玉被裸杀,只留下一滴血,从此疑案跌宕,扑朔迷离,背后隐藏着中华五龙的失盗大案。20年前梦玉之父被剖腹取走玉龙,梦玉追寻真凶和玉龙下落,院长、医生、诗人、女友、痴人纷纷卷入此案之中,悬疑重重,情感纠葛与复杂案情纠结,医院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……

标感到案情将会因此出现突破。两个小时后,杜立打来电话报告,那图片与梦玉的父亲的照片吻合,那秘道的骷髅,正是梦玉死去父亲的,不知被谁放在秘道里了。常标提出对秘道再做更细致的勘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痕迹,尤其注意张派及他人是否留下什么印证。

常标期待着有新的发现。而杜立后来的报告,只是说有张派进入的脚印和痕迹之外,就是梦玉留下的那一

根头发,还有半个鞋印与梦玉的鞋子相吻合,证明梦玉也曾进入过这个秘道,只是说不清是自己进入的,还是被其他人带入秘道,因为这印痕被人有意识地消除过,至今模糊不清,难以辨认。

常标惊异梦玉曾进入过秘道,她又是怎样找到入口?她看到了什么?又如何走出秘道的呢?

有人敲门,是林森推开门:“林院长,你有事?”

“戴枫消失了,他开始说是请假,可是今天都第三天了,他还没来上班,会不会出什么事?”

“跑了?”

“畏罪潜逃?”

“不是对他通缉?”

“还得看看,不要太急。”

林森说有事出去了。常标感到戴枫的失踪,让人迷惑不解,单从他的性格来说,怕事的他会选择这个时候躲藏起来,才是欲盖弥彰。常标感到事情的重大,立刻抄起电话:“局长,案情发生变化,戴枫失踪了!”

“调查他的行踪,不要轻举妄动,你们发现了什么?”

“他的底片被找到,显然是监守自盗,自己藏匿,却说被人偷走。”

“底片到底是谁所拍?”

“是他的自拍像,为了占有惠姣而拍。我建议专案组进行案情分析会,我看案子有重大进展,再集思广益,可整理出个头绪。”

“我同意,我也参加!”

常标放下电话,舒了一口气,对杜立说:“通知刑警队和各辖区派出所,寻找戴枫的行踪;通知专案组全体人员,参加案情分析会!”

“是!”

租房的传奇经历

找房的辛苦不仅在腿上,还在心里。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,没有一点社会资源,只能一家一家中介挨个儿打听,既费时又费力。

找房那段时间,我每天坐着车满城市疯狂地跑,对“租”或者“房”这两个字格外敏感。在路上看见居民楼,就忍不住对着别人家的窗户发呆。交通方便的地方,我会坐着公交车去看房。遇到交通不方便或难走的路,我就打车。累得心力交瘁的时候,我也会约上家伟和高原,漫无目的地地在三元桥一带遛弯儿,借此抒发心中的郁闷。

在焦急的寻找中,有一天中介通知我,在三元桥附近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。那条路我经常走,难道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?我又得意了!

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当搬过去,心想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。我马上出去买东西,把这个小家收拾得妥妥帖帖的,之后便心满意足了。

起初几个月我过得挺自在的,独自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清静。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,突然有人敲我的门,敲得理直气壮的,我吓了一跳。原来是我的房东,在我疑惑的表情之下,他告诉我他有些东西落家里了,回来取一下。我不知说什么好,只好无可奈何地打开门,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我贴着门站着看着他,心里一阵莫名的惶恐。

这个男人三十多岁,后来我才知道,他居然还无聊地给自己留了一把这套房子的钥匙。他经常晚上过来敲门,每次都说有东西落了得取一下。

我一个人住在这里,总是